

神秘的光光山与太子城

——旧闻选录

金开泰

疫情幽居家中，翻阅了抗战期间的《燕京新闻》成都版，看到了一篇1944年10月22日起数次连载的“神秘的边地 光光山与太子城”的游记，作者是燕京大学的学生张富培，饶有兴趣，特选录向探险、旅游爱好者推介，如果人们不断地重走探寻，或许会有更多的发现。

光光山与太子城山在四川省成都彭州市内。彭州处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过渡龙门山脉中段，南部是沃野千里的成都平原，北以太子城和光光山为分水岭接茂县和汶川县。光光山4582米，太子城山4812米，属于龙门山脉中的最高山。由于山高，去的人稀少，便产生了许多神秘的传闻。如小和尚说老和尚在打坐参禅的时候，曾经有三次看见光光山顶上的“金腰带”，而那金腰带是取之不尽的金银财富堆积成的，俗人不容易看得见，即或看到了，也爬不到顶。又有人说数百年前刘天官曾在太子城上开办金厂，因之任何人也到不了山顶。不到半山，金厂城堡就都完全“隐去”。那想上山的人，常常迷路而饿死在山上。“曾经有个李二爷，采药到山顶，不觉之间发现了金厂，眼见无尽金银，于是顿起私念，偷取几块金砖藏在口袋里；但背着一袋子金砖走在山上旋转，自早至晚，始终找不出方向，看看天黑又饿，方悟自己是无福享受，乃尽还金银归厂，马上大路一条就在眼前，不到三两个钟头便安抵家中，把袋中未去净的金银残渣凑合起来，购了几亩地。现在他的孙儿，还在山上，找药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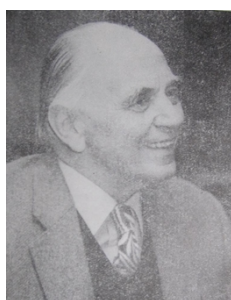


1943年8月“光光山”，无人到过的神秘性，激起华西坝上的洋人芮陶庵、赖朴吾，惠灵吞与学生张富培几个人的好奇的兴致，乃结队花了10多

天的功夫终于登上了光光山，解密了这个神秘的边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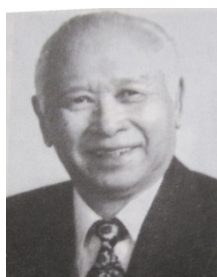
芮陶庵(Andrew. Tod. Roy) (1903-2004)美国人, 1930 年应美国长老会邀请, 前往中国开展大学生的福音事工, 先后在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担任哲学系教授。1938 年随金陵大学迁往成都, 落户到华西大学的校园里, 任学生公社的总干事; 后曾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赖朴吾(Ralph Lapwood 1909-1984), 英国人, 1932 年到中国, 1936 年到燕京大学数学系任教, 1942 年, 随燕京大学师生辗转成都, 在成都燕大理学院数学系任教并兼理学院代理院长, 一直支持学生的进步活动, 退休后又数次到中国讲学, 最后在北京逝世, 是中国的好朋友。

朋友。

惠灵吞金女大地理或自然科学教师, 具体情况缺乏资料。



张富培(张定), 四川重庆人, 1923 年出生, 1942 年在成都考入燕大新闻系, 后转入政治系。曾两度任学生会主席。1944 年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工作一年。1948 年赴晋察冀, 在中央青委工作。1983 年任社科院出版社社长, 1989 年离休。

他们四人于 8 月 4 日会聚在这一带神秘山岭尾巴的白鹿顶。8 月 5 日早餐后出发, 从天台山的左侧直下而至白水河上的铁索链, 当天下午, 就到了宝应寺, 借住于庙内。第二天清晨, 继续上爬, 到达海会堂庙, 再往上爬, 天黑时到达南天门; 在极稀微的星光下, 上爬到山顶的雷音寺, 叫开庙门以后, 赶忙围坐炉边, 待全身取得了温暖, 又重受了



一顿丰盛的晚餐。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早餐之后，四人背了午饭的干粮，“脚马子”，绳子，药品，水壶等等，从小光光山的顶上，去发现一条可能爬行到大光光山的“路子”。中午在一个典型的岩窝，烧作午饭，肚子吃饱，精神气足，爬上了一万二千三百尺的小光光山的最高峰。还特地搬了一块石头，堆在顶上，又把小光光山增加了五尺。站在两旁，拍了张小照。

山脚下白云渐渐散去，露出了远远的成都平原，那正是稻子快要成熟的季节，望过去，绿海无边，与天色分不出来，间或有弯曲小河流淌，汶沟、渠，密密分布，好似一大片青绿地毯，上面散着绿色的丝线，阳光照射下晶晶闪闪，使人不觉得自己立脚于光光山之颠。遥望远耸立的太子山城，山顶有用石头做成的伟大城寨，积雪赤化，太阳反射，发出晶亮之光。



随后，一天的功夫，从九峰顶下到东林寺，在东林寺宿了一晚，乃决定爬光光山，爬太子城。第二天大雨不停，行走十分困难，天气愈高愈冷，到一个岩洞，和衣而寝。次日动身很早，经过牛坪草地。牛坪再过去一路是滑梯子，接二连三，几近百数，有长有短，时斜时陡，行走其上，全身肌肉紧张，心脏格外跳动，方识蜀道之难。再过去是冷风坡，在筒壳岩窝住了一宿，次日一早淌水渡到北桥，在一个岩窝里他们留下了一些不很需用之物，轻装直往上爬，但是走完一天，昨夜所睡岩窝犹在对岸。又是一天早晨，四人背了干粮，带了向导往上爬，路愈险峭，一边是深谷，岩高数十丈，中有浮云隔断，不能见底，但闻下面水流之声，异常骇人。大约还差一里路的光景，方达岭顶，但到一处，上下皆岩，无草又无木可攀，无缝无缺可落脚，绳也无法可系，再也上不去了。回到岩窝，已是天黑，全身的疲倦，使人忘

了一万六千尺高山顶上的寒冷，而甜蜜地梦着成都平原睡到第二天早晨。随后用两天的功夫回到冷风坡，从牛坪向下，发现有一条可爬行的小径，至少不是悬崖绝壁，决定第二天试着爬上光光山。

三位先生用一天的功夫终于到光光山顶，作者感冒未能同行。据先生们回来说，到山顶并不是很难。推想起来，一般猎户们在山脚打猎，知道上面是光的，甚么都没有，自然不会有人无端的上去。而同时，光光山的其他几面，都是悬岩绝壁，无法可攀，于是大家便以为无人可上。而阳光照射在光秃的岩石上，远远望去，称红岩带，金光四射，因而弄成些稀奇的传说。

附：张富培“神秘的边地——光光山与太子城”全文

雨过天晴，你若走上成都的城墙，举目向西北了望，你便可看见一带锯齿形的尖突山峰，远远的耸立天边。这一带耸立的大山，狰狞狰狞，有的山峰竟在一万五千尺以上，横亘西北，与成都平原隔着一条岷江深谷，深谷这边，碧野千里，良田美地，密布着无数人家；而深谷那边，不过百十里的玉麦地，再过去，便是不毛之地，荒凉无人，甚至有连草也不生的地方。有些私运鸦片的人，偷偷爬过山谷，与威茂二州的蛮子作生意，因而脚下或半山腰也有些艰险小路和被人住宿过的“岩窝”，但有好几个山峰，根据僧人的传说，猎户的迷信，以及土住居民的记忆，都说是没有人能爬到顶上去的。我们决定利用暑假期间，作一次爬到顶的旅行。

八月三号早晨六点，我同燕大理学院赖朴吾院长骑自行车出发。我们带了自己的行李，被包、毛衣、干粮、工具、药物等等。每人捆在车上的重量，总在四十斤以上。

第二天到了彭县属的白鹿顶。白鹿顶便是这一带神秘山岭的尾巴。暑天里，顶上常住着数十家中、美、英、加等国的人士，还有两队两周一换的美国兵。我们在那里会聚了等待我们的金女大惠灵吞博士和华大的芮陶庵教授。

八月五号上午，四个人的小旅行队，带着四个背行李和干粮的“揸子”，经过一餐丰盛的早餐之后，旅行便开始了。

每个揸子给我们背三十二斤，而我们也背着十二、三斤的“背包”。按照我们原定计划，从天台山的左侧直下而至白水河上的铁索链，过铁索桥以后，我们在河里游泳一阵，以代洗澡，然后沿九峰山上爬。我们想在九峰山上找人领路，设法爬上光光山。因为光光山上草木不生，所以谓之“光光”，而无人到过的神秘性，便

怂恿起我们的好奇的兴致。我们沿路遇人就问：“你晓不晓得到光光山的路？”

当天下午，我们到了宝应寺。正当农民的庙会香节，真有不远千里而来朝拜菩萨的“居士”和“香客”。我们以三百元的代价，借住一晚庙里为香客们预备的新床。九峰山所有的寺庙，对于进香居士们，好像作生意似的，规定出每餐饭起码的“需钱”，而宝应寺的和尚们眼见几位外国人的到来，除稀奇之外，尚有视为财神的意思。我们便决定吃自己所带的干粮。第二天清晨，继续上爬，在海会堂庙里，看见一个一百零九岁的和尚，静静的坐在阳光下，抚摩着一只小猫，小和尚说他在打坐参禅的时候，曾经有三次看见光光山顶上的“金腰带”，而那金腰带是取之不尽的金银财富堆积成的，俗人不容易看得见，即或看到了，也爬不到顶。俗话说：“中国那么宽，抵不过一座光光山”，可见其金银之多。于是我们想从光和尚那里知道一点关于到光光山的路径，但他跟一些老于打猎和采药的人一样，他说“顶上无论如何是去不到的！”

我们再往上爬，天黑时只到南天门，但因为既无庙宇又无“岩空内”，同时山已高在一万二千尺以上，十分寒冷，而我们的揸子尚不知是否已在山下面什么地方停住了，我们只得在极稀微的星光下，继续上爬，必须到山顶才有寺庙可借宿一群猎狗的狂吠，报道我们“雷音寺就在前头”。叫开庙门以后，赶忙围坐炉边，待全身取得了温暖，我们又重受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这里的米粮和一切用品，经费高于原价几倍，所以“需钱”化费比宝应寺尤贵。长老和尚极其客气，帮我们找来了几位有经验的猎户，并燃灯等待我们的揸子到12点多钟。

同猎户们商谈的结果，仍旧是“山顶上是没有人去得了的”，因为连他们自己也仅止于光光山的山脚或半腰。

第二天清晨，天气晴朗。一早起来，我们便出去测量周围大山的方向，角度，气压和海拔等等。惠灵吞博士是地质学教授，带着一个小铁锤，一路上敲打石头，捡拾查看，有时还放入背包里，自己背着，因而引起和尚们尤其是我们的揸子们的怀疑。“洋人觅宝”是他们唯一的解释，所以每当我们问路时，暴露了到光光山的计划，更在他们的心里证实了这一种解释的“正确”。

一般人都叫我“通师”，因为那一带懂蛮语的人叫通师。时常，有人私下里问我几句：“他们是什么人？想到光光山觅宝藏吗？”我再三向他们解释，说明他们是“成都省”几个大学的教授和老师，我是他们的学生，我们利用暑假来爬山旅行，因为我们都不相信光光山真爬不上去，想试试看。我们晓得上面是没有宝贝的。至

于惠博士的敲打石头，无非是想找点教书的材料。我又告诉一个念过书的和尚：“这一带的地质构造，无人研究过，惠博士之来旅行，就是在发现和弄清楚这个”。但他自作聪明地答道：“是的，我晓得，洋人眼睛穿地三尺！”我真是茫然不知从何再与他谈下去，而深感国人科学知识的落后。鸦片战争以前的想法，还死死地存留在我们的脑袋里，自己国土内的地质构造，都是外国人在发现，在研究！

早餐之后，我们决定让揸子们在庙里休息一天，以恢复昨夜的疲劳。我们四人背了午饭的干粮，“脚马子”，绳子，药品，水壶等等，想从小光光山的顶上，去发现一条可能爬行到大光光山的“路子”。

小光光山也是只有打猎的人和狗才能去。有采药的人到过顶上，但都是一二十年前的事了。山的半腰下，有猎户们用刀砍成的小路，比较好走，愈上去，手脚并用的时候愈多了。在一块极大的石头底下，可避风雨，这便是一个典型的岩窝。猎户们剩下的一些干柴，我们便利用起来，烧过午饭，肚子吃饱，精神气足，都充沛起来，爬山也容易多了。顶上是一万二千三百尺，是小光光山的最高峰。我特地搬了一块石头，堆在顶上，又把小光光山增加了五尺。随后我们站在两旁，拍了张小照。

山脚下白云渐渐散去，露出了远远的成都平原，那正是稻子快要成熟的季节，望过去，绿海无边，与天色分不出来，间或有弯曲小河流淌，汶沟、渠，密密分布，好似一大片青绿地毯，上面散着绿色的丝线，阳光照射下晶晶闪闪，使人不觉得自己立脚于光光山之巅。我们发现了好几条可能爬到光光山顶上的路。从白远镜看上去，到顶自然困难，但尚不能完全“绝望”。

我们同时在无意中远远耸立的太子山城。山顶有用石头做成的伟大城寨，积雪赤化，太阳反射，发出晶亮之光。和尚们，香客们，一致告诉我们，那便是天生的太子城山。远看有城堡，走近则不见了。数百年前刘天官曾在太子城上开办金厂，因之任何人也到不了山顶。不到半山，金厂城堡就都完全“隐去”。那想上山的人，常常迷路而饿死在山上。和尚说：“曾经有个李二爷，采药到山顶，不觉之间发现了金厂，眼见无尽金银，于是顿起私念，偷取几块金砖藏在口袋里；但背着一袋子金砖走在山上旋转，自早至晚，始终找不出方向，看看天黑又饿，方悟自己是无福享受，乃尽还金银归厂，马上大路一条就在眼前，不到三两个钟头便安抵家中，把袋中未去净的金银残渣凑合起来，购了几亩地。现在他的孙儿，还在山上，找药为生。”说来头头是道，活灵活现，并且劝我别跟洋人去冒险，万一下不来了，尸骨

都无法找到。

辞别了和尚们和香客们，继续前进。

一天的功夫，从九峰顶下到东林寺，在东林寺宿了一晚，找到一个贩鸦片烟的商人，他熟知到太子城山脚的路。说明了到山脚之后让我们自己上爬，他和揸子们则在山脚等待，不负上山责任。我们计算日程，自己所带干粮及费用，乃决定爬光光山，爬太子城，而放弃了到威州茂州的计划。

第二天大雨不停，行走十分困难，天气愈高愈冷，冷风侵过湿透的衣服，手脚皆战慄不已。下午到一个岩洞，勉强遮得住我们八人，我们便赶忙生火取暖，烤干衣服。洞里留有大堆干柴，十分便利我们。这是山上的“不成文法”。无论是贩鸦片烟的，采药的，打猎的或是其他过路行商之类，到任何岩窝，都有享受干柴干草的权利，但临走时也得预备柴木，以供后来者取用。甚而至于有时有人余下干粮食物之类的东西在洞里，准备回转时再用，过路取人，故不会无故动用。要是真冷真饿，的确衣之用之，都是正大光明的事原主决不追究，大家遵守，没有例外。

我们和衣而寝，钻进鸭绒被筒里，再加上毛毯，洞中烈火熊熊，终夜不熄犹觉冷飕飕的，怪不舒服。

第二天动身很早，经过牛坪草地。牛坪是野牛常成群来往之处，但我们并未得见。牛坪再过去有滑梯子。岩边上一根独木有饭碗大的树干，用刀砍出若干缺口，因少人行走而长满青苔，兼之大雨初停，实在是滑。一个人单行其上，犹动荡不已。接二连三。如此之滑梯子，几近百数，有长有短，时斜时陡，行走其上，全身肌肉紧张，心脏格外跳动，方识蜀道之难。滑梯子过去是冷风坡，过冷风坡反而不冷，领路的牟怀品说这是鲜有的例外。

我们在筍壳岩窝住宿，水点从岩边滴下，我们张开了美国兵赠给我们的帐篷，睡得十分舒服。

一大早下山而渡到北桥，实则桥已早不知去向，水深齐膝，而急湍凶凶，若不是出发时芮太太送我一根手杖，我真是无法横走过去。我们担心遇雨水涨，回来时有绝粮挨饿的危险。

在一个岩窝里我们留下了一些不很需用之物，轻装直往上爬，但是走完一天，昨夜所睡岩窝犹在对岸，看得十分清楚。

又是一天早晨，揸子们留在岩窝里，我们四人背了干粮，带了牟怀品往上爬，路愈险峭，一边是深谷，岩高数十丈，中有浮云隔断，不能见底，但闻下面水流之

声，异常骇人。牟怀品说，这一带近十数年来滚下去的烟贩子不下五六百人，只听惨叫一声，旁人看也不敢看他一眼。有的地方悬岩绝壁，草鞋也靠不住，必须赤脚，用脚趾抓住石头缝，手攀草根或石块，步步展移，真是一失足便成千古恨，每个细胞都紧张地动员，每条神经都集中在一棵草，一个石缝或半个脚的落脚点上。大约还差一里路的光景，方达岭顶，但到一处，上下皆岩，无草又无木可攀，无缝无缺可落脚，绳也无法可系，我们再也上不去了。回到岩窝，已是天黑，全身的疲倦，使人忘了一万六千尺高山顶上的寒冷，而甜蜜地梦着成都平原睡到第二天早晨。夜火燃得极大，但快天亮时，大家睡熟了，没有加柴，因而八个人都患重伤风，头晕，流鼻涕。

我们用两天的功夫回到冷风坡，在洞洞岩窝住一晚，决定第二天试着爬上光光山，因为从牛坪向下，我们发现有一条可爬行的小径，至少不是悬崖绝壁。

我因为头晕得厉害，决定在洞里休息一天。三位先生用一天的功夫终于到光光山顶。据他们回来说，到山顶并不是很难。我们推想，一般猎户们在山脚打猎，知道上面是光的，甚么都没有，当然不上去了，自然不会有人无端的上去。而同时，光光山的其他几面，都是悬岩绝壁，无法可攀，于是大家便以为无人可上。而阳光射在光秃的岩石上，远远望去，称红岩带，金光四射，因而弄成些稀奇的传说。

下山回到东林寺，和尚的解释是：洋人无福气享受金银，所以上到了光光山，但尽见石头而已。如果我同他们一道登山，又必然会同太子城一般，上不了顶，如果我也上了顶那便一辈子也用之尽了。其所以没有上到太子城山，便是明证。

从东林寺、小鱼洞而白渣水河的路上，我们发现若干中生时期的植物化石，因而引起双十节前后惠博士与赖先生再去的兴致。

十几天的功夫，我们探索了光光山与太子城的神秘，而惠博士对于那一带无人研究过的地质构造的收获将是研究我国地质的一大贡献！